

评 书

明

英

烈

(武科场)

单田芳 述录
王 樵 整理

(评书)
明 英烈
(武科场)

单田芳 述录

王 栋 整理

•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8巷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1/2

字数：316,000 印数：1—330,200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27 定价：0.41元

内 容 提 要

评书《明英烈》出自讲史小说《英烈传》（《云合奇踪》），又名《大明英烈传》，简称《英烈》。全书从元顺帝荒淫失政起，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止。评书本比小说在情节上有很大的丰富。《武科场》是全书的第一集，主要描写元顺帝和太师脱脱密谋，欲害天下英雄，朱元璋等七兄弟大闹武科场，击退元兵，脱离险境的故事。作品人物鲜明，语言通俗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本书既可供说书艺人讲述，也可当小说阅读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元顺帝密谋设毒计
朱元璋结伴进燕京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胡大海大闹报国寺
郭士俊力劈霹雳鬼…………… (15)
- 第三回 马家店中弟兄聚会
十美堂内姐弟相逢…………… (28)
- 第四回 薛景云泪洒牡丹亭
郭士俊血溅万花楼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五回 武科场众杰争上下
梅花圈双王拚死活…………… (59)
- 第六回 常遇春投亲九江府
刘伯温访友宋家庄…………… (77)
- 第七回 陈友谅初遇黑太岁
常遇春枪挑贡院墙…………… (90)
- 第八回 常遇春马踏武科场
黑太岁醉酒撕龙袍…………… (106)
- 第九回 胡大海设摆牯牛阵
常遇春力托千斤闸…………… (125)

- 第十回 奇吴祯一剑斩三首
老英雄单掌吓群敌 (136)
- 第十一回 常遇春奋战良乡县
老脱脱大摆车攻阵 (151)
- 第十二回 宝枪将力胜宝刀将
小豪杰大败老太师 (157)

第一回

元顺帝密谋设毒计 朱元璋结伴进燕京

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各部酋长和北蒙铁骑二十万人马，平了辽金，灭了南宋，统一了中国，建都燕京，国号大元。

元朝是蒙古奴隶主贵族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统治，它把全国人民区分为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和南人三等。蒙古人、高色目人一等，色目人又高汉人、南人一等。蒙古人、色目人在法律上都享有特权。所谓汉人，就是原辽金统治地区的老百姓。所谓南人，就是原南宋统治地区的老百姓。他们把汉人贱称为“汉子”，把南人贱称为“蛮子”。

元朝共传位十个皇帝，统治八十九年。第十个皇帝称为顺帝，帝号至正。自从他登极以来，荒淫无道，不理政事，大兴土木，扩建宫室；巧立名目，增捐加税；又命各省挑选美女，送进宫廷，以供淫乐。各地官吏乘机敲诈百姓，勒索民财，敲骨吸髓，如狼似虎。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，苦不可言。俗话说：官逼民反。南北各省不断暴发农民起义，大股万人，小股千百人，杀官夺府，抗丁抗粮。有的树起义旗，自立为王。当时就有：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有璧、大尧王刘福通、苏州王张士诚、徐州王李春、西凉王马增善、台阳王方国珍、回州王左君璧、吴王韩林儿等。这些起义军都

是受尽压榨盘剥，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的，所以打起仗来十分勇猛，所向披靡。元朝统治集团已经腐朽透顶，军队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，元兵招架不住，弃城而逃。到了至正十年，广州、池州、九江、苏州、颍州、亳州、凤明、徐州、太原、长沙、兖州、曹州，先后失陷。各地告急文书，搬兵奏折似雪片一样飞往燕京。元朝兵部尚书、右丞相总统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促才·脱脱，不敢隐瞒，连夜进宫请见顺帝，奏明情况。顺帝闻奏大惊：“如此说来，孤江山休矣！”第二天，顺帝急忙召集六部命官，左右丞相，八大亲王入宫商议对策。当时有人主张剿灭，有人主张招抚，一时争执不休。最后脱脱献计请顺帝假发诏书大赦天下，释放反元、抗捐、抗税、抗丁的百姓，停止徭役，减免苛捐杂税，取消十家使用一把菜刀，十户养一个蒙古人的祖训。明修国本，大量使用汉民为官，取消蒙汉禁婚法，用来缓解人民的反元斗争。同时，脱脱还建议定于第二年八月十五在京城开设武科场，选拔武状元。不论身份高低，出身贫富，也不分汉蒙回藏，即使是杀人的凶犯，滚马的强盗，哪怕是反对过朝廷的人，只要归顺朝廷，进京应试，一律恩准无罪，按才录用。如中状元者赏大将军衔，总统全国兵马；中榜眼者赏上将军衔，中探花者赏亚将军衔，中武进士者共三百六十名，皆封将军。利用高官厚禄，引诱天下武士进京，暗中在燕京城内外，摆下十条绝户计：要从武科场一直埋伏到良乡县，暗设地雷、火炮、强弓、毒弩，选派猛将精卒，层层包围，把进京应试的人一网打尽，斩尽杀绝。之后再派重兵分路围剿各省的义军，不用三年，国内自然太平。顺帝闻奏大喜，众亲王也都拍手

赞赏。他们又详细地把绝户计逐条做了补充。顺帝传旨命脱脱总统一切事宜，各家亲王、六部尚书分头准备，一面颁发圣旨，晓谕天下。这才叫：

挖下深坑擒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

再说顺帝的圣旨传下之后，十三省州、府、县、道，纷纷张贴朝廷布告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全国轰动。老百姓不知内情，以为是元顺帝发了善心，于是乎奔走相告，拍手称庆。都说神佛保佑，老天睁眼，皇帝开恩，这回可有几天安生日子过了。也有不少义军头领信以为真，放下刀枪，解甲归田，整理锄头镰刀，准备安居种田。尤其是那些练过武艺学过兵法的人更是高兴，他们认为出头的机会到了，万一中选，名利双收，纷纷准备进京应考。

按下别人不提。单说这消息传到安徽省黑风山。这座山上有股义军，为首三个头领：头一个是安徽省濠州人名叫朱元璋，第二个名叫胡大海，第三个名叫丁德兴。朱元璋自幼家贫，父母双亡，依靠胞姐朱玉环长大成人。他小的时候，曾经为人放牛，以后又当过和尚。他自幼聪明伶俐，性格豪爽，专好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在他放牛的时候，常到私学馆窗外，偷偷学习。识字之后，又常常向教书先生借书来读。他还喜欢研究兵法，练习武艺，所以在他长大之后，不只胸有韬略，而且武艺出众。后来他和安徽好汉武殿章、胡大海、汤和、邓玉、常遇春、郭英六人结为密友，在乱石山拜为把兄弟。朱元璋排行第四，人们都叫他朱四爷。兄弟七人对元朝的残暴统治深为不满，他们暗订盟约，要推倒元朝，另立皇帝。哪知事机不密，走漏了风声，乱石山被元兵团团围

困，纵火焚烧。他们弟兄七人在突围时，被元兵冲散。朱元璋和二哥胡大海杀开一条血路逃出重围。二人无处安身，被迫占据了这座黑风山。又结交了濠州好汉丁德兴，聚集两三千人马，待机而动。

这天兄弟三人正在草厅议事，有个探事的弟兄进来把各州府县张贴皇榜的消息做了报告。三人听了半信半疑。因为事关重大，兄弟三人又化装亲自到合肥县周围打探，果然有皇榜张贴。他们详细地了解了皇榜的内容以后，回到山上。

丁德兴说：“盼来盼去，可盼到了今天。老子在这山上都快闷死了，这回该着回家抱娃子去了。”胡大海说：“丁大嫂守不住活寡，大概早就改嫁了，我看你就戴着绿帽子自己过吧！”丁德兴大笑说：“我老婆可不是那种人，倒是我的弟妹——你的老婆叫人担心。”他们二人把皇榜信以为真，只顾谈笑。朱元璋在一旁沉默不语，陷入沉思。胡大海说：

“四弟！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收拾摊子下山回家。”朱元璋说：“依我看来这皇榜其中有诈。”丁、胡二人一愣：“四弟！你谈谈怎么有诈？”朱元璋说：“元朝开国至今八十余年，十个皇帝，哪一个都是凶狠残暴。尤其是当今顺帝残暴更甚，左相洒敦，右相脱脱，更是阴险毒辣，残忍成性。现如今为何忽然改弦更张，变更国策？难道他们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吗？我看这里边有诈。”胡大海道：“四弟读书读得呆了，叫元人欺骗傻了。我看这是他们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还按老车旧辙走下去，他的大元江山就该吹灯拔蜡了。元顺帝也不傻，洒敦、脱脱也不痴，难道他们就不核计核计吗？他们

这么做，也是不得已呀！”丁德兴道：“老胡说的对，这决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，他们是不会有这般好心的。这是叫天下老百姓给逼的。逼得他们不这么做不行，要不他的江山就他娘的完蛋啦！我看这是真的，不会有诈。咱把人马遣散，拾掇拾掇回家过消停日子去吧！”“呸！”胡大海啐了他一口说：“你这个想老婆的货，张嘴遣散队伍，闭嘴回家抱孩子，我看都不是办法。”丁德兴说：“依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依我看咱们遣散队伍可以，回家抱孩子不能，咱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来年去燕京夺状元。不管咱们哥儿们是谁，只要夺得武状元，那就抓住了大权，在京城元顺帝眼皮底下给他造起反来，一家伙就把元朝的江山夺过来啦！到那时候再守着老婆孩子过太平日子有多好！”丁德兴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只怕想着容易做着难哪！”朱元璋听他们哥儿俩争论到这里，忽然眼睛一亮：“二位哥哥！我看这样吧。咱们先别把人马遣散，仍然坚守黑风山，留这一条退路。我们可以给家里写封信送点银子，叫家口们放心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每天操练人马，熟习武艺，来年八月十五进京去夺状元。一则看看当今的形势，二则找一找失散多年的把兄弟。万一能在京聚会，人多主意多，再计议下一步的事情。能夺得武状元就在元顺帝脚下造起反来；夺不成武状元，能找见失散的弟兄或者交上别的英雄，仍回黑风山，继续举义旗。不管怎么着，咱们推倒元朝的宗旨坚决不变。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丁、胡二人一听哈哈大笑：“还是念过书的人有道道儿，这叫有进有退，没有不对；管前顾后，滴水不漏。就这么办。”

朱元璋马上命人准备刀枪兵刃，鞍甲马匹，亲自负责，操演兵马。他们哥三个也每天早起晚睡，练拳习艺，等候来年进京夺状元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来到至正十一年七月。朱元璋、胡大海、丁德兴三人把应用之物备好，各带应手兵器，命副头领李国用守山，三人乘马直奔燕京而去。

他们在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日来到燕京城外。只见官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！赶考的武士穿梭不断，乘轿骑马等等不一。又见城门大开，并无官兵把守，往来自由。三人催马进了昌乐门，来到城内，只见市面繁荣，铺户林立，金字牌匾，耀眼生辉。大街上红男绿女，拥挤不动。

丁德兴见此情景，大嘴一咧哈哈大笑：“真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比安徽开心多了。咱老丁非好好玩玩不可！”胡大海说：“你是井里的蛤蟆见过多大的天。告诉你燕京城有八奇十六景，香山、妙峰山、玉泉山景致神奇，别有洞天；卧佛寺、报国寺、护国寺工程浩大，巧夺天功。灯市、花市、马市乃五方杂处之地，热闹极了。等咱们住下后，我老胡领你这个乡下佬开开眼界。”丁德兴高兴得不住点头。朱元璋问：“二哥！咱们应该先找个店房住下，然后再作别论。”“对！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依我看咱们就住在花市大街马老二的店里吧！当年我去北口贩牛时，来来往往都住在他家。他家是清真，我和老丁是朵字蹄，住在他家吃喝起居都比别人家方便。”

丁德兴、朱元璋点头，胡大海催马在头前引路，穿大街过小巷，工夫不大来到马家老店。店房门前正有一个伙计招

攬生意。胡大海大喝一聲：“呔！”把這個伙計吓了一跳。心說：“我的媽呀！誰這麼大嗓門？跟打雷差不多。”他抬頭一看，見棗紅馬上坐着一個黑面大漢，環眼虬髯，二目放光。仔細一看，認識：“我當是誰呢，這不是胡賓胡大爺嗎？”“哈哈！是我！你還能認出我來？”“怎么不認識，不過，您比以前更發福了！”“好小子真會說話。店里有地方嗎？”伙計說：“別人來了沒地方，你老來了還能沒地方！實在不行，把我家騰出來也得讓您住哇！”說着伙計過來牽馬。這時店東馬老二也出來了，一見胡大海，忙作揖問安：“胡大爺好哇！家里人都好？”“托福托福，都不錯。”“這兩位也是一起的嗎？”“一起的。我說馬掌櫃！我們可得住寬綽屋子。告訴伙計把馬喂好，最好每天拉出去蹣蹣，八月十五還指着它奪狀元呢！”“你老放心吧，沒錯兒。”說着把三人讓進東跨院。朱元璋一看這座跨院雖然不大，但很清靜。一共三間正房，屋里邊木床、被褥、桌椅高凳應有盡有。牆上還挂着几幅水墨丹青，很是雅致。馬掌櫃趕緊準備了洗臉水、漱口水，三人淨面漱口之後，馬掌櫃又把茶水沏好：“三位大爺用點什麼飯？趕快吩咐下來，我好叫人準備。”胡大海說：“我和老丁都是回回，我四弟雖是大教，也喜欢清真。這樣吧！你先給我們配几个喝酒的菜，我們先喝酒。吃飯的時候給我們來三碗炖羊肉，三碗羊湯。馬掌櫃答應，下去準備。工夫不大，酒菜擺好，三個人推杯換盞，吃喝起來。酒足飯飽之後，馬掌櫃叫伙計把殘酒剩菜撤下去，重新沏上茶來。說了一聲：“失陪！”退了出去。朱元璋酒量不大，今天多喝了兩杯，就覺着头重脚輕，双腿發

软，一头倒到床上便睡。胡大海也觉得身体乏累，刚要躺下，丁德兴一把扯住他的胳膊：“别睡呀！白天睡觉，晚上干什么？”“你想干什么？”“老胡，这燕京城太好了！方才经你一讲，我这心里怪痒痒的。走！领我到街上逛逛去！”胡大海本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，经丁德兴一说，困劲儿就没了。他俩赶紧把衣服穿好，又带上几两银子，看看朱元璋已经睡熟，知道他是个喜欢肃静的人，便不叫他。二人轻轻把门带好，来到前屋帐房，叫马掌柜照料门户：“如果我兄弟要询问，就说我们逛街去了，一会就回来。”说罢二人来到街上。

胡大海先领丁德兴到牛街看了清真寺，又领他逛了沁春园。两个人还逛了最繁华的正阳大街。丁德兴从小长在县城，出入山镇，从来没有开过眼界。今天这么一溜达，把他看得如痴如醉，脑袋象波浪鼓，两只眼睛都不够使唤了。胡大海看着丁德兴大笑：“傻小子！怎么样？比合肥县如何？”

“太妙了！不愧是天子脚下。哎！老胡，还有没有比这更热闹的地方？”“有的是。眼前最热闹的地方是报国寺。”

“走！再领我开开眼去！”胡大海点头，两个人拐弯抹角来到了报国寺。原来这座报国寺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修建的。它工程浩大，建筑宏伟，光和和尚就有四、五百人。寺内供奉千手千眼佛。传说这位佛爷极有灵验，有求必应。实际这是统治阶级为了借神佛的偶像来统治人民。为此他们还编了一段神话。据说当年元世祖打天下时，有一次军队中瘟疫流行，元世祖本人也得了病，奄奄一息。这时，忽然来了一个老人把众人救活。元世祖问他姓名，他自称是千手千眼佛的化身。

说完之后，化阵清风而去。元世祖定都后，为报此恩，才修了这座报国寺。这段编出来的传说，愚弄了不少人。平日善男信女，焚香拜佛，往来不绝。朝廷大员也常来进香。各处名山古刹的高僧们也经常来此挂单讲学。因此报国寺名声远震，那些买卖人，小商小贩们在报国寺前后摆了不少床子和地摊。还有些走江湖的人也都聚集到这里。真是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说书的，唱戏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耍狗熊的，耍猴的，卖假药的，变戏法的，应有尽有。今年八月十五开武科场，夺武状元，四乡八镇的老乡们都想开开眼界，所以今年的人特别多。报国寺前后左右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。

丁、胡二人随着人流东看西望，挤得热汗直流，喉咙冒火。丁德兴说：“先别溜达了，找个地方喝点水吧！我的嗓子都快冒烟了。”胡大海说：“可不是吗！喝完酒一口水也没喝就被你架出来啦。这么热的天，怎么能不渴。”两个人四周观看，想找个茶摊买点水喝。可是真奇怪，这么大的报国寺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卖水的。二人不解其意，胡大海走到一处摊贩前面，向一个老头打听：“老人家，此处可有卖水的吗？”这个老头看了看胡大海：“您不是本地人吧？”“对啦！安徽人。”“怪不得您不知道呢！”“老人家！头几年我常来燕京，我记得这报国寺周围，光茶摊就有几十份，现在怎么没人做这买卖啦呢？”这个老头往四处看了看，低声说：“我说这位大爷，您就少问几句吧！在这儿说这话，容易找麻烦。”丁德兴也愣住了，一看老头话里有话，更想问个明白了。忙陪笑说：“老大爷！我们是外乡人到京城办点闲事，过两天就走，您对我们说说也无妨碍。”

老头说：“二位大爷！我说了你们可别生气呀！”“不能，不能，生这种闲气有什么用。我们无非是听个新奇罢了。”老头口打咳声，凑近胡大海：“大爷！这年头可太不讲理了。有钱有势的人就可以横行霸道，为所欲为呀！就拿这报国寺卖水的事来说吧。这燕京城苦水多，甜水少，在这一带就是报国寺后墙外有一眼甜水井。前些年附近的百姓都喝这儿的水，所以卖水的买卖也很兴旺。两年前，燕京城出来个秦明秦大爷，发现这眼井是个发财的买卖，就硬给霸过去了。凡是用水的人都得花钱，一桶水要十个铜钱，要不你就别喝，或者去远处想办法。您想想，卖水的人一天能赚几个钱，所以就没有人卖了。”

胡大海听了之后，把眼一瞪：“这个秦明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老头咬牙说：“这家伙可坏透啦！”说着他又往四外看了看，又把声音压低了几分说：“他是京城秦家巷的人。他娘是左班丞相洒敦的姘头。他就仗着洒敦的权势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他抢霸民间少妇长女，欺压良善。京城的官府都奉承他，叫他秦大爷，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霹雳鬼。据说死在他手里的人命，足有一百多条。”

丁德兴问道：“老人家！这眼井他是怎样霸占的？”“唉！前年夏天，秦明领着家奴一大帮来逛报国寺，发现这儿的水好喝，就把这眼井给封了。之后，他命人重修了井邦和井台，又安上了盖儿，在旁边挂了一个牌子，上写‘秦宅专用’。从此以后，谁也不敢动了。秦明每天派人来放水，早晚两次，用水的人都得向他买。喝不起水的人，被迫到几里以外去挑水。如果有人胆敢私自取水被秦明这小子知道

了，那就没有命了。去年这时候有个叫拴弟的小孩，晚上偷了一桶水，被秦明知道了，把拴弟绑到井台上示众，一顿鞭子活活地打死了。”

“这……哇呀呀！”胡大海听罢，直气得浑身发抖，七窍生烟，哇呀呀怪叫起来。老头看他这样子，吓得转身就跑。丁德兴忙说：“老胡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“你没听见吗，还来问我？”“那么，你想怎么办呢？”胡大海说：“俺老胡路见不平，就是爱管。我今天非斗斗这个霹雳鬼秦明不可，我要给这一方的百姓除害。”丁德兴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眼珠一转，心想再激一激他，就故意笑着说：“我说老胡呀！你就少管闲事吧！你没听那个老头说吗，秦明有权有势，武艺精通，手下还有家奴一大帮，后边还有丞相撑腰，你能斗得过人家吗？万一栽了跟头，被人家抓住，还不得象那个小孩拴弟一样，让人家活活打死。”“呸！你这个胆小鬼，你害怕你先回店，看我老胡搅他个地覆天翻。”丁德兴大笑说：“老胡哇！就凭我老丁胆小？要论敢干你不行，今天咱俩比一比，看谁胆大。”“好、好、好！我就赞成这样的。走！咱先到井台看看去。”

诸位！这两个人可不是吹牛，论胆子要多大有多大，论脾气沾火就着，说打就打。他们以后都是著名的起义军大将，还能在乎这点小事。

他们边找边打听，找到了这眼井。一看，果然是新修的青石井邦，条石井台，井旁边竖了一根五尺高的木头杆子，刷着红油漆，上边钉着一尺多长，四寸来宽の木牌，写着“秦宅专用”四个字。再看井口上盖着木板作的井盖，可是

没有上锁。再看井旁边有二三百人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身边放着水桶和各种盛水的东西，看样子都是买水的。不过井台上空无一人，还没有开始卖水。

胡大海问排队的人们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“我们是买水的。”“卖水的哪去了？”“还没有来呢！”“这井也没有锁着，你们就先挑呗，还等卖水的干什么？”买水的人们一听，不禁笑道：“人家秦家的人不来放水，谁敢动井盖一下！”“他们要是不来呢？”“那也没有办法，有主意想主意，没主意就渴着呗！”胡大海大笑一声，说：“众位！从现在开始，这眼井改了主了，归我姓胡的了。我放水不要钱，大家随便用。来来来，我现在就放水。”大家都愣住了，不知这个大个子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胡大海迈步上了井台，“咣当”一声把井盖打开，就觉着凉气扑面，痛快极了。往下一看，水面离井口不足三尺，井里边连个草刺都没有，清亮亮的干净得很。老胡顾不得自己口渴，大喊一声：“来来来，从头上来，现在就放水。”老百姓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动。丁德兴忙说：“你们怎么还不下手哇？出了事有我们担着呢，你们怕什么？快挑水吧！”人群里边有胆子大的说：“好，我先挑！”“我也挑。”有人这么一带头，别人也就下了手啦！水桶扁担一阵乱响，工夫不大都挑完了。不过人们可不傻，准知道这件事完不了，也不知道这两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，和秦明是什么关系，一会儿秦明来了，说不定多热闹呢？有的人把水挑完，又回来等着看热闹。人们交头接耳，越聚越多，都替胡大海、丁德兴捏着一把汗。